



南齊文紀卷第三

遼東遲日豫叅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封齊國建禪代詔策文

南齊書王儉傳云時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

詔策皆出于儉褚淵唯為禪詔文使儉參治之○今摠置褚淵王儉之首

策相國齊公九錫文

宋順帝昇明三年

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
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彌顯是故
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
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

將軍震威華戎寔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
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
九縣神狀靈繹海水羣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
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
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閔
基重造高勲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
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
構禍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
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于王畿鋒鏑交乎
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爲仇讎當此

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
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
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
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滄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
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
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
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
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受自南
區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
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

以寡致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場前師失律王旅崩撓灑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併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覲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短兵纔接巨猾烏

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秦始之末入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于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儵忽終古莫二群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劔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豐起戚蕃邗晉應韓翻爲讎敵建平失圖與兵內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
已淪大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
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謚九區反政此又公
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携貳韜述相扇成此亂階醜
圖潛搆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
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
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荆漢獨
爲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
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姦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
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皦日同亮

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鼗鼓一麾夏
首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阻
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
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勩力肆心劬勞王
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
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彌
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稗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
於清漢遐方欵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往哉邈
乎無得而名焉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
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

啓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勲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齊

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禮弘律儀形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

縣之樂六佾之舞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
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
渭官方與能英又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
之土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騫八表威
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藻弓十
旅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
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
遵舊式往欽哉其祗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

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

禪齊詔

三年四月癸酉進齊公爵爲王辛卯宋帝下詔禪位○褚淵撰文

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兆所以歸心
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
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昏毀
相襲景和騁悖于前元徽肆虐于後三光再霾七廟
將墜璇極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靜
惟此紊夕惕疚心相國齊王天誕叡聖河嶽炳靈拯
傾提危澄氛靜亂匡濟艱難功媿造物宏謀霜照祕
筭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表

東清夷遐邇寧謐既而光啓憲章弘宣禮教姦宄之類覩隆威而隔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增厲道邁于重華勲超乎文命蕩蕩乎無得而稱焉是以辮髮左衽之首欵關請吏木衣卉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陸效珍禎祥鱗集卿煙玉露旦夕揚藻嘉穉芝英畧刻呈茂革運斯炳代終彌亮負屨握樞允歸明哲固以獄訟去宋謳歌適齊昔金政既淪水德締構天之曆數皎焉攸徵朕雖寡昧闇于大道稽覽隆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遺則人神至願乎便遜位別宮敬禪

于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

策命齊王

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義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摠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譖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

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
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
寓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仁育羣生義征不諛國塗荐阻弘五慮而又寧皇緒
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
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
表裏肅穆戢琕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
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歸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
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徹布新之符已顯
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
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
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
之欣望命司裘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
禮永保鴻業豈不盛歟

再命璽書

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闇
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晷景之恒度春秋遞運時
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
是故勛華弘風於上葉漢魏垂式於後昆昔我高祖

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難
姦宄寔繁鼓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啓處靡厝
加以嗣君荒怠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寔賴
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含弘光大明並日月
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稜威外發王猷不造則淵謨
內昭重構閩吳再寧淮濟靜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
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
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
所臨風行草靡神筭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
思躋興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冲昧翱翔禮樂之場

撫柔黔首咸躋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
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蕃款關
重譯脩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竒玄象垂
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
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書不
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
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
以擁璇持衡傾佇明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于我有
宋曆數告終實在茲日亦以水德而傳于齊式遵前
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

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綬八表以酬昊天休命

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

六亢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

伏願順天時膺符瑞

褚淵

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仕宋爲司空中書監入齊進司徒封南康郡公

上高帝臧榮緒晉史啓

榮緒東莞莒人隱居京口撰晉史百一十卷

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廢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

高帝答褚淵

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
甚佳

上武帝遜位啓

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項疾上相星
連有變淵表遜位不許又啓乃改授司空

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慚彥輔
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
篤爾來沉痾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
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
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摠錄之任江左
罕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拙斯願於

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
慮少垂矜恤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
劾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
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
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
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
死之日猶生之年

並南齊書

謝賜玉珮啓

傳詔宣敕賜臣玉珮一具製懋姬嬴寶冠荆越璇瑰
鎮曜珩玦凝華采賁蓬楹響聞繩戶佩服載驚心容

交暢初學記

王儉字仲寶僧綽子歷國子祭酒領吏部中書監

諫高帝起宣陽門表儉轉左僕射與褚淵叔父僧虔連名上表手詔酬納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袞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為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驚豈靜處之方且又三

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

上高帝固請解選表見許加侍中固讓復為散騎常侍

臣遠尋終始近察身事邀恩幸籍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想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

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
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
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
識不副意兼竊而在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
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
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
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殊眷頻冒嚴威分甘
尤戾

上武帝求解選表

儉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
又領國子祭酒再上表見許

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欵言彰于侍接丹誠布于朝

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
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沉浮無取命偶休
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飈之力太陽躋景無
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
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摠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
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
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于當時大車
之刺方興以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
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于品
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

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徵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

讓左僕射表

待臣於常均之外盼臣於代僚之右親垂其章乘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任國朝草昧叅贊百揆

拜儀同三司章

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噐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班司袞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摠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並藝文類聚

朝服議

齊國建儉為太尉右長史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從之

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

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

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

府之明文

又疑百寮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

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

史○南

褚淵錄尚書事議

高帝崩遺詔以褚彥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為錄者

有司擬立優策王儉議宜有策書乃從之

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

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南史

司空掾屬禮敬議

褚淵為司徒改授司空未拜

議否儉

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于天朝宜申禮敬

司徒府史應服議

府史以淵未恭後授府應服以不儉議

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

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

徒府宜依居官制服

南史

郊殷禮議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

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邊議今年七月宜殷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

詔依舊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

秋魯禧二年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
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禘與時
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于郊配之重
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
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
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
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前式又案禮
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
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
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

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匹人職稱明堂
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
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
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荅云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
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
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則可牽天
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
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
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
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

趙肅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
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
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
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
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
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
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摠旅明
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
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
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

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配饗豈
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
不疑于共日今可故致嫌于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
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
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
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
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
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
云辛之爲言自新潔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

戒自新潔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
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
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
尚白白虎通曰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
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
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
宗廟自此已後五年再殷率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
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
犧來之色率由舊章

有司又奏明堂

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
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
爲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
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
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
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

二郊明堂間歲祀議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於

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

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詔可

案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皇併天下未有定祠漢高

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宐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例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虔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

遷郊議

永明元年當郊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從之

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

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
王肅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
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
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
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
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
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
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
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
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

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
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
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
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于省前望實
爲允竊謂無煩遷日

郊祀明堂異日議

王肅議

祠部郎中蔡履議

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
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
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學博士王祐議

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

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于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

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

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遠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

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時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於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

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

獨云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禮應郊堂司徒西閭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常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

尚書陸澄議

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一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

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舊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

尚書令王儉議

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建咸和八年甫得

營繕太常顧和秉議新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
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
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
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
祠咸用

諒闇議奏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祀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從之

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與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
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
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

出竝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
年未終而言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
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
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
由然又按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
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
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
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
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齊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秦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衮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屨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奠簋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未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

進退二三彌垂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日蝕齋內社祠議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祀大社稷一日合

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詔可

禮記曾子問夫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

祭先聖先師議

宋明三年正月詔立學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

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

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

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

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

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

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

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

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况非備尋其此

說守附情理皇朝曲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

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儻六佾以郊樂未具
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南郡王昭業冠儀議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

前准尚書令王儉議詔可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
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爲國裔元服之
典宜異列蕃寮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
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
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

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
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
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
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
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
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
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王則重依於
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
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
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

冠冢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于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

朝堂訓諱議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

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

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于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迨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高帝昭皇后遷祔議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

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

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

有司又奏

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葬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非祀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禴堂祔醴本欲守

王儉又議從之

宗明律

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

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

穆妃喪禮議

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議

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

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

皇太子妃薨前宮臣服議

建元二年左僕射王儉議從之

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妻喪王允騰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耶宜依禮為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並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賧表不得奔赴

太子穆妃卒哭後祭議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

祭不王儉議從之

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祭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

太子穆妃服閏月議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

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
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
晦小祥至于祥月不為
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

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
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為得
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
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異
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今扶朞之喪雖以十一
月而小祥至于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
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
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

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朞事既同條情
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
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為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
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

尚書令褚淵難

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
以十一月而祥從朞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
成典若猶舍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
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
月計年者苞舍故致盈積稱禮從制有何不可

又答淵難

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同儉詔可

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朞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摠而苞之朞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朞二朔以倣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名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朞則沒閏初不服區別杖朞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朞之祥不得方於縵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

祠部郎中王珪之議

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為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為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惟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

答王逡之問太子穆妃服議

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之問左僕

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
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
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
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
之義若各自爲祥廬聖相聞玄素雜採未審
當有此疑不儉答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
儉議請爲
永制詔可

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
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
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
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
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
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

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經未服以窮生吉蠲長絕于宗
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
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
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
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
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碁而毀所以然者奔喪
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
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
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儲妃正體王
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

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
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
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

又議 建元三年妃薨南郡王聞喜
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

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
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總衰七月以此輕
微疎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
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官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得
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恰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輓
入與宮官同

修史議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檀超與驃騭記
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

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
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
朝服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
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
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
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
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
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
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
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
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
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

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則仍舊不書

議江敷出繼啓

敷為史部郎以祖母久疾未廢温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敕敷

出繼從叔孫為從祖淳後至是僕射王儉啓敷還本家

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倘無眷屬敷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敷小兒繼孫為孫

尚書參議

周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期

又立此論義無所據

何期南史作何琦

議分南豫啓

宋末初分淮東為南豫州而淮西為豫州至秦始中省淮西沒虜復

分淮東置南豫太祖建元二年以分置損費省南豫左僕射王儉啓不從

愚意正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寔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南豫意亦可求如聞西豫力役尚

復粗可今得南譙等郡民戶益薄於其實益復何足云

與豫章王嶷牋

嶷出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及嶷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儉為僕射與嶷牋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蒞荆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

休哉南齊書○南史云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政古史作政荒人散八州作八荒

高帝哀策文

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遙裔肇惟商丘聖功寧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內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晦象韋弁長襲鼓磬屬響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序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

暮仰式王維佇幹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綢繆總章因
循陽館昔在保衡君違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
昏以忠登明資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
亂人經謀連樞禁兵接神垵禦姦以德禦宄以刑獻
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璇苑
茂朱草玉檢騰輝金繩薦寶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
邇一體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且杼軸興文偃武績
禹舊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膠
庠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達玄泉聽覽閑日應
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章晨映徽言夕永迹

疵區服情深箕穎萬寓養和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
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旻機
照惟寂達鑿靡傷慎終敬始知微知章立言垂範玉
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玉軼之暎鏡動雲旗
之逶迤振哀笳于八極響清蹕于咸池顧應掖而稍
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憺憺其若垂感
衣冠於喬岳追弓劔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訴窮心
于兩儀

皇太子妃哀策文

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翩禮園徘徊樂園視秋齊明

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咨我儲貳締緝江旆
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
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武椒堂
糾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
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
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
映鑿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于漢表動嘶挽于
雲基

褚淵碑文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
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
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
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
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
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
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
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
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

文系
南齊卷三
三六
圓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
等潤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
猶於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
陽源才氣高竒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昧袁既延譽于遐邇文亦定婚于皇家選尚餘姚公
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茂如也釋
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
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叅
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槐庭司
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

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於時新安王
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
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復存于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
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
衣冠未輯內贊謀謨外匡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
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
庸祗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

之介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
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
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
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
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
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
直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卽世遺命以
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
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

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
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
存公忘私方進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
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
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于
宗稷流鋒鏃于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
寔繁宮廟憂逼公乃摠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
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
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

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
軍將軍給班劔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
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
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
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疆臣憑陵於荆
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弘規參
聞神筭雖無受賑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
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
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
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
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
宇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
而任隆於百宰暫遂冲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
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
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出陪鑾躅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
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
琴心曖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
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再三之

如一大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
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
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劔三十人物有其容
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
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
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來大漸彌
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
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慟於下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

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劔爲六十人謚曰文簡
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游當世
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
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誰云克備
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象所未形述
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
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乘文想
晉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鑑瓊曜
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
八元斯九內暮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
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積梁陰載缺德猷靡嗣
儀刑長遞怛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竟陵王山居贊

升堂踐室金暉玉朗疊疊大韶遙遙閒賞道以德弘
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暢連珠

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于當世凌雲之氣徒
盛無以自致于雲間是故魏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
血於荆山

王僧虔

琅琊臨沂人書令

論舞并三調哥表

二年尚書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贊聖之興衰其次者著
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於外而風雅之興衰其次者著

出下幸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與得
涼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嶽云積
儀刑長遞昭悵餘微鏘洋遺烈
竟陵王山居贊

血然嶧山

蓋無以自姪于雲間吳姑蹙人
王然快理味刃立
蓋聞王式之木輿豈必良料于
當世雲之席封

南齊文紀卷第四

晉陽張煊參定

閩蕭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王僧虔

琅琊臨沂人曇首子仕宋為尚書令人齊遷侍中左光祿大夫

論舞并三調哥表

武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殿庭順帝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論三調哥順帝詔報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辨聲知戚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起曲豈徒奏哥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

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噐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鍾縣之噐以雅爲用凱容之制八佾爲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摠章舊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鐘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爲稱非雅噐也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哥鐘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

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鐘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寔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于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誼醜之製日盛於塵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靈畢戒哀思靡漫異世齊驩咎徵不殊而欣畏並用竊所未譬也

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作寔在茲辰臣以
為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
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
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鼓
鍾

順帝詔報

僧虔表如此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懍感人祇
化動翔泳頃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
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竒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
便可付外遵詳

上宋順帝論樂表

宋昇明二年僧虔為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

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

夫懸鐘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佾為儀今摠章
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鐘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為務非
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
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
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研理
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
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
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

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
謠俗務在譙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
正曲崇盡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
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于塵里風味之響
獨長于衣冠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
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
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上齊高帝言郡縣獄表

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
囚建元二年為光祿大

夫上疏上
納其言

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寬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

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
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
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
無怨

荅高帝論書啓

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示僧虔古跡十
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表
中所無者十二卷奏之又上
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僧虔啓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想或
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
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

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法書要錄○南齊書言太

祖即位僧虔奏前古跡而要錄所載其原文也稱故州民當是太宗為西昌侯時耳

上古來能書人名錄宋羊欣所傳者啓

臣僧虔啓昨奉敕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

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

更呈聞謹啓按啓此特為僧虔條疏非羊欣所撰錄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

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

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真定

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十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毛弘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弘法義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符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書草誕
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
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繩
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
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絕此楷法
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
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
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
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
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
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
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也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
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
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
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

滎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

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荊州刺

史三世善草藁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藁行

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

導第一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

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

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

洽少子也

文系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

欣云古今莫二虞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若父而媚趣過之

羲之弟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修瑯琊王文學

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

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章草亦能隸郗超晉

中書郎亦善草愔子也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荊州刺史善隸行

時與羲之齊名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靖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

覺後云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攻隸草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

好學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

白能書者無不好之

自秦至晉凡六十人。○法書要錄

啓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敕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固已獎使人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鑒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忤謹啓

又

臣僧虔啓南臺御史謝憲乃堪驅使臣門義舊粗是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憲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辨其煩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啓聞伏願聽許謹啓

淳化帖

荅竟陵王子良書

南齊書王僧虔本傳載論書一篇鼎按唐張彥遠法書要

錄所載比史為詳竇泉述書賦注云王僧虔荅竟陵王子良書序古善書人評議無不至當本行于世其真蹟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則此論是為荅竟陵王明矣當必前別有啓如荅高帝論書之例復按姚思廉奉詔論書引唐韓方明授筆要說載張芝至筆力驚絕耳為僧虔荅竟陵王書益足明證又考謝靜謝敷一條還有所得之下有辱告至方寸千言也一段張懷瓘書斷載竟陵王荅僧虔書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

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正此
中語則此爲竟陵荅僧虔書明矣又方寸千
言之下有承天涼至不安言耳一段其爲書
記無疑第不知是復與竟陵否今並摘出附
後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
功大不及欣

王平南廩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廩爲最
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
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于子敬書舊品云有四

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
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騑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
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荅右軍右
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
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張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南平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于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授于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丘殊在羊欣前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

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
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
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
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為得賞至不重羊欣欣
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

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
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于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索之美邁古流
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案此下必有闕文要錄誤以辱告承天涼二段接上混為

一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
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
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為魏尚書

僕射謚敬侯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如傷瘦而筆跡精殺亦行于代子瓘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爲楚王所害瓘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爲草藁世傳其善瓘子恒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蠶尾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繩引上使就榜題榜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誠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鴻臚

竟陵王子良報王僧虔書

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雋靈奧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述荅緒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干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純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覲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竟丈方寸千言也

王僧虔書

此書體式不似與竟陵王

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閱覽祕府備覩羣跡崔張歸美于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鉤蠶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得昇為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翫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胤狸骨右軍以為絕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向之論或至投杖聊

呈一笑不妄言耳

誠子書

僧虔子慈終齊廬陵王中軍長史志申書令揖大中大夫彬祕書監寂祕書郎

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

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
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
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
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
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
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
未經拂耳瞽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
如張衡思佯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口何由至
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
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

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
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
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
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
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
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勲數
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
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
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
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

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
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
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
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
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
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
郎時耶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
吾言猶捶撻志輩翼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
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
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

曾懷終日欺人南史
作終日自欺人

與兄子儉書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宋昇元時為尚書令以
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
表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
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
優則人思刻厲反體還源庶可鼓踵時太祖
輔政見納然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至
齊建元初上始欲通使僧
虔與兄子儉書事竟不行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苻堅敗後東
晉始備金石樂固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
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
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

會有散役得令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

並南齊書

與張緒書

緒字思曼吳郡吳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僧虔為會稽太守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砂礫曾有鶴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僧虔與緒書

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南史

王琰乞郡牒

寶章集

太子舍人王琰

闕十五字

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謹牒

七月廿四日

缺

僧虔啓

題尚書省壁

僧虔宋昇明初為尚書僕射轉尚書令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圓方行止物之定質注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

王慈

字伯寶僧虔子歷東海太守廬陵王中軍長史

上論朝堂諱榜表

慈除侍中領步兵校尉上表詔付外詳議慈議不行

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

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
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垂嚴配之道若
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
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
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寅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
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
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肩禁嶽遂
動延車盖若使鑿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
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于匪躬直述朝堂寧
虧于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恭
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博士李撫議

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
宮注憲表懸之也

太常丞王倜之議

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
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

儀曹郎任昉議

撫取證明之文倜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有漢
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

國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
措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
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
例垂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
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
遵無所創革

王奐

字彥孫琅邪臨沂人僧朗孫歷
雍州刺史以擅殺拒臺命伏誅

上高帝辭南蠻校尉表

奐領南蠻校尉南郡內
史一歲三遷上表固讓

見許於是罷
南蠻校尉官

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

民樂業有司修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
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
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
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眾勞
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為國計非允

王融

字元長琅琊臨沂人僧達孫歷丹陽丞中書
郎竟陵王叔寧朔將軍鬱林王於獄賜死

上武帝啓求自試

融博學有文才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
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

臣聞春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
動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

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叅名盛列纓劔紫複趨步丹墀
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
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
鮮報聖王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
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
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
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
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叅二八
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南齊書

上武帝論給虜書疏

融遷中書郎時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世

祖詔答事
竟不行

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
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
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
智恭讓廉修慙犬馬之馴心同鷹犬之反目設彙秣
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
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待侮亡許其膜拜
之誠納裘之賚况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
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
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爲

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辰猶巾禱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轍于時糲粥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勅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

提槩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丘頽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垂阻何則匈奴以氍騎爲帷牀馳射爲糒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驥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

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踈躄困而不能前已
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
息沸脣於桑墟別醜乳於冀俗聽雅韶於隴曠臨方
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
於是風土之思深復戾之情動涕衣者連裾抽鋒者
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
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鐘出智宿氏以
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
籍伊瀝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羸於理有愜
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

武帝答

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此相見更委悉

上武帝陳北伐疏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以融掌其事

融好功名因此上表圖成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覽焉○藝文作答敕撰漢武

北伐圖啓○一作勸高帝北伐啓誤

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
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輦鐸以
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
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天乙知五
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

升中之典攸鬯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
陛下窮神盡聖摠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曜拯玄
綱於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宇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
用昏霾經術踈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幽天
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
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
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
鉛駑樂陳涓塏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
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

青蒲請聞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
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靽
獻舞南籥傳歌羌棘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
勤輜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于鳳山創金城于
西守而蠶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論
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
之被髮北地殘民東都遺老莫不如泣吞悲傾耳戴
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
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
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爻先邁式道中

原澄瀚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
 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
 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
 僚增弁星移玉帛雲聚集三燭于蘭席聆萬歲之禎
 聲豈不盛哉豈不避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
 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
 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
 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又上疏

朝廷討雍州刺史
王奐融復上疏

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
 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
 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
 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是罷
 之晨優游盱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
 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
 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
 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
 自保雖窮鳥必喙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並懸
 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
 獫狁荐食荒侮伊瀝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

兵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
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
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
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
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
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

拜秘書丞謝表

臣聞升離戒晨陰墻不照其景膚雲停夕幽草或漏
其津至如明兼就日澤深行雨不有聖德誰或其然
所以欽至道而出青臯捨布衣而望朱闕懷祿仕在

代耕期榮不謀入用豈悟特擢之例事均延祖置左
之恩任光元幹踰溢情涯普燭身表畏翹車而必讓
誠濡翼之願辭既聖主謂其可施故愚臣默思自勉
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

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
蘭芷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

太平御覽

又表

况臣仁慙富似德謝潤身識漏令經器非匣重何以
昇墜道於殊身反斯文於遙日將使良璣脩竹無增
瑩羽敬遜務時遂蹇早歲

又表

臣聞修危方湛弱露霑而取覆懸衡紀正輕塵委而必移况臣才非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木飲冰旌懸輪駑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謝敕賜御裘等啓

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

謝敕賜米啓

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塵上虧温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謝竟陵王示扇啓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比圓綃有兼玩寶輕踰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况復動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眎式範樞機

謝竟陵王賜納裘啓

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謝司徒賜紫鮓啓

東越水羞實罄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挹鮭魚之最
謝武陵王賜弓啓

殿下摘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
月的兔園掩秀鄴水慚竒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
賞操弧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捎雲玩
溢百齡佩流千載稍初學記作標
標升作下誤

謝安陸王賜銀鉢啓

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竒見符神鼎撤膳噐於
珍羞之錫降寶玩於簞瓢之門並藝文類聚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園禊
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

文藻富麗虜使宋弁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
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
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
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風之駕
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
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
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
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
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
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
之歎遷鼎息大垆之慙紹清和于帝猷聯顯懿于王

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禮膺上聖運
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輝
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
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
寢晷晷忘餐念負重于春冰懷御奔于秋駕可謂巍
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
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
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入
虎闈而齒胄愛敬盡于一人光耀究于四海若夫族
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于

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
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
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
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
明目臨池無洗耳沉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興
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摠
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
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
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
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

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柝于砥路鞠
茂草于圓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
隣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
君鬢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帑之
琛竒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
衍儲邸充物郊虞匭牘相尋鞆譯無曠一尉候于西
東合車書于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旌卷悠悠之
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
地符升澤馬來噐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草
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

沉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
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
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
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于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
者福地奧區之鞅丹稜弱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膺
臚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禰求中和
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
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
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澶

迴潏浚徑復新萍泛吐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柔萸亂
嚶聲于絲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
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爻展軫效駕徐
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旂齊軌建旗拂蜺揚
葭振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瑤之飾絕景追
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
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岳
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
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
奏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于嶰谷發

參差于王子傳妙靡于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筭上
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
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
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皇太子哀策文

繡幕啓塗銅池從殯葆鐸既行枚縉且引皇帝痛棗
盛之闕奉哀七鬯之有亡憫含嗟乎崇正願掩歆于
承光式睠元良永懷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
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
契合聖如規地維缺位月紀蹇期哀纏晦朔燧改歲

時檀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
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嗣典實弘儲
則庸噐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旂旗旖
旒鸞燾聲明守噐宣華訪安永福上涌驂軒初晨戒
服慶色伊滿寅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
志稜動年司素媛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戶陳
時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高議虛演竒文徒說遠賓上
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
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晷燈夜沉仍襲未改容饒如
臨曖徽卷之七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

期麻衣請日辨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
位摠葭挽之哀淒視風煙之蕭瑟嗚呼哀哉飾麾輅
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于雕轂馬緩節于金
蘇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徒靡
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
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

永嘉長公主墓志銘

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涌質穠李慙暉蕭穆婦容
靜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
宵燧亡明曉挽已聲松門嚴闕泉帳寒清悠哉白日

鬱彼佳城

豫章文獻王墓誌銘

領袖傾淪人網弛沒半嶽摧峯中河墜月眷然曉隧
如何夜臺鯨驂惋慕葆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用能敷
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
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

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二道之要以
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
義賈生直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
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
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蒲耕穫
不愆清畊冷風迷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
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曷鹵可
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

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
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晷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
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
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
有無既龜貝積寢緡繆專用世代滋多銷漏參倍下
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
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卽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

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但赤仄深巧
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敕法審刑德之原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本於鄒說及嶠夷廢職味谷虧
方漢秉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爭徒軫疑論無
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弗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
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
恒軫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
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
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
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已降游惰寔繁若閑冗卑
弃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

詳其對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
可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
不殘故能出人於阡危之域濟俗於仁壽之地是以
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
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
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樵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
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于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
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

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脩文儒是
競弃本徇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
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
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
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
欵通和布德脩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
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
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

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王秀之

字伯奮瑯邪臨沂人歷吳興太守

與朝士書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宋明帝時為晉平太守以廉惠稱後秀之為郡與朝士書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南齊

書

貽宗測書

測少靜退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

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南史

王逡之

字宣約琅邪臨沂人歷光祿大夫加侍中

大輅議

宋昇明三年錫齊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黃五路無大輅戎輅左丞王遠之議大

尉左長史王儉議宜用金軌九旒

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
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輅注云
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
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則周之木輅
殷之大輅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則戎輅也意
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
即戎之路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建前
代之禮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魯君孟

春乘大輅載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于帝郊天子以
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

奏彈兼中丞袁彖

彖彈謝超宗言辭依違世祖復使右丞王遠之併彈彖詔

徒超宗彖禁錮

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
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
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啓彈征北諮
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
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
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

御史中丞臣袁豸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寔豸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讐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奸邪疑間勲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豐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讐况超宗罪逾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沉浮并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替豸才識疎淺質幹無聞憑戚异榮因茲荷任不能克已厲情少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豸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等並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踈謬之讐伏追震悚

武帝詔

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誅豸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

王顥

遂之從弟珪之子仕中軍參軍

上齊職儀啓

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顯啓上詔付秘閣

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為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秘府

南齊書

王晏

字彥琅邪臨沂人歷尚書令進號驃騎大將軍為明帝所誅

文惠太子喪服議

永明十一年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詔依所議

案喪服經為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

又奏

詔曰既久廢便停

案喪服經雖有妾為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

又奏

詔依議

伏尋御服文惠太子碁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碁而
儲王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
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
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碁喪降在大功者婚禮
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

又奏 詔可

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尋比世服
臨然後改服與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
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
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

啓武帝

江敷永明七年徙侍中領驍騎將軍
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宴啓

江敷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
語其事任殆同閑輦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待
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

武帝答

敷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
有此回換耳

王晏

右僕射

徐孝嗣

吏部尚書

何胤

侍中

故太子祔廟奏

永明十一年議詔可

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

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

王思遠

琅邪臨沂人晏從弟歷侍中度支尚書

上明帝固讓吏部郎表

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

之職表上改授司徒左長史

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

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實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憐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慙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

自無一報

自無自報不覺也

命必行請罪非野望恩也

榮懸夫不為日亦無與此也

泰於非之對小泉未且為陳而日若未所變自棄富

願思垂科宵不對實劉今昔所暫也悉三公不且為

論必且亦絲聖才以蘇而可姑日可對以斷並是也

之次精責并日懸賞之亦對聖聖聖其彈重寧守

惜其一領百果不詣以野自固亦垂以昔之國也冒

